

抗日烽火中的战地记者

□孙晓冬



卞之琳研究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是海门籍诗人卞之琳先生的不朽之作《断章》,字里行间透露出新月派代表诗人的浪漫细腻。然而谁也没料到就是这样一位文弱书生在1938年的一天,毅然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路程,怀揣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勇敢地冲上抗日第一线,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了一篇又一篇重要的文学作品,他的人生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中秋的夜晚,月光如水,繁星闪烁。一壶香茶,一盏明灯,温暖整个书房。翻开卞公诗集《十年诗草》,伴随书页间散发出的淡淡墨香,这一刻,仿佛置身于诗人的精神世界里。



记忆海门

77年前,伯父沈利为国捐躯。但77年来,却无人能告诉我们究竟牺牲在哪里,以及他生前有哪些事迹。或许这段历史将永远尘封,但作为他的后人,我们永远无法忘怀这个未曾谋面却给了我们深远影响的伯父。

人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虽然烈士纪念日不算是佳节,但我家却每每在这个特殊日子到来之际,特别思念只留下了一张照片的伯父,反复回味从各种渠道汇集来的珍稀信息:

与姐同赴新四军

伯父沈利,在老家的时候名叫沈伯平。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姑沈兰池,先于他一年参加了新四军。刚刚十多岁的他,看到姐姐参加了革命的队伍,心里痒痒的,也积极要求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也就是伯父15岁那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新四军。

参军后,伯父把名字改成了沈利。那是取“胜利”的谐音,这个名字显然寄寓着他对胜利的渴望,他是多么希望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早日取得胜利啊!

那时大姑和伯父虽然都在新四军,但由于军事斗争任务的需要,两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地方,分别随不同的部队转战南北,从此天各一方,极少有机会相见。

我健在的父亲沈伯初多次跟我念叨,说伯父那时曾写过一封信回来,内容是:目前形势很严峻,国民党用几十个师的兵力向我华中

喜欢《音尘集》里的《墙头草》《寄流水》《古镇的梦》《尺八》《圆宝盒》《断章》;《音尘集外》里的《长途》《大车》《春城》;《装饰集》里的《鱼化石》《无题一》《路》《白螺壳》《灯虫》等。里边不乏精彩可爱的诗句。

而我更喜欢《慰劳信集》,从它的字里行间真切地感受到诗人思想和情感的深刻转变。诗歌创作离不开现实生活和特定的历史背景。《慰劳信集》也正是在全面抗战中产生。

1938年8月14日,卞之琳与何其芳、沙汀及夫人黄玉颀4人从成都奔赴延安。途中,他一路目击许多青年“背着行李,徒步跋涉”,“络绎不绝,意气风发”的盛况。这同他先前在国统区的所见所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抵达延安后,卞之琳一行受到了延安文艺界和有关领导的热情欢迎,在周扬引荐下,四人上了杨家坪,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接见,鼓励他们到前方战斗生活中去。延安的党政军文化高层对卞青睐有加,随着不断融入,卞之琳的文艺生命在延安也获得新生。初至延安,他就积极地投入到文艺活动中。在等待过黄河上前线的11月上旬,卞之琳积极响应号召写“慰劳信”,他欣然作诗先写了两首,一首《写给抗日战士》,另一首《写给修筑延安飞机场工人》,发表于《文艺战线》。

1938年11月,卞之琳随以吴伯箫为团长的“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三组向晋东南出发,并同朱德总司令部人员过黄河,由垣曲进入被日寇侵占了一年多的晋东南地区。在前线,卞之琳全身心投入,极其认真细致,不放过每一个采访和体验的机会,接触了大量前线官兵和抗战人士,目睹了前线的抗战情景,采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1939年初,卞之琳随吴伯箫等奔赴河南武安,跟着那里的先遣游击支队,在彭城一带辗转打击日寇。利用战斗间隙,卞之琳俯身在农家场石磨上,写成反映游击队的小说《红裤子》,发表于重庆的《文艺月报》。

卞之琳前前后后在延安和前线工作生活了一年。他将延安称作“另一个世界”,一个让他看到希望和未来的世界。此段经历在思想上让他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而在创作上陆续写成《垣曲风光》《山道中零拾》等10多篇战地通讯,又写了《五个东北工人》《钢盔的新内容》等散文和小说。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慰劳信集》和长篇报告文学《第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

《慰劳信集》都是写真人真事,“抬铁轨的群众”,“挖煤工人”,“致空军战士”,“垦荒农民”,“筑路与造桥的群众”等。它以宣传和歌颂全国上下,八方齐心一致抗日为着眼

点,是诗人发自内心真挚的情感外化,不同于同一时代某些业已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抗战诗,是“一种新诗史上未曾有过的至少有人效法的新型政治抒情诗”。细读这组诗歌,我们注意到,诗人带着钦佩、赞许和感动,将目光投向一个个可敬可爱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现光泽和诗意、希望与未来。

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位专注研究英法文学、写抒情诗的一介书生,却义无反顾地奔赴卫国疆场,成为一名在枪林弹雨中出没的随军记者,一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战士。

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大国博弈全面加剧,地区冲突时有发生,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的新形势下。这些诗作仍如一轮新月,冉冉升起,照亮星空,给人以昂扬奋进的力量和强大的精神鼓舞。

从故乡到他乡,再从他乡回故乡,诗人永远活在家乡人的心中,也活在一代代“看风景”人心里,在此,写上一副楹联来表达我的敬意:

故居、新居、他乡、故乡,谈悠悠断章常入梦;

轶事、往事、从俗、秩俗,阅皇皇巨著总追思。

烈士沈利,魂兮归来

□沈建新

地区进攻,我们新四军准备北撤山东,请家里放心。可惜这封信后来找不到了!父亲常为此懊悔不已。

据当时时间在新四军、后任上海市委办公厅机要处处长的大姑父朱志强回忆:1941年秋冬之间,年仅13岁的沈利在东台海边地区苏中区党委印刷厂工作。1943年“精兵简政”时,沈利因年纪小,亦在精简之列。后形势稍好,沈利又于1943年冬正式加入新四军,参加苏中区党委《抗敌报》工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沈利调往淮阴新华印刷厂工作。1946年3月,沈利前往高邮一带的雪枫随营学校学习。解放战争中的1947年3月,在山东鲁村、南麻地区遇见过沈利,他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工作。1947年8月间,第三野战军向鲁西南进军渡黄河时,在行军中又遇到沈利,他仍在俘虏管理处工作。后沈兰池听人说,沈利于1948年在鲁西南濮阳县随营学校学习,据说后来生病去医院治疗。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未听到过他的消息。

久无音讯成烈士

大姑和伯父参军后,家里的亲人日日盼、月月盼,都盼着这姐弟俩能早日平安回家。直到解放后,终于盼来穿着解放军军服的大姑回来了。奶奶问大姑:“你的弟弟伯平什么时候回来?”

早于伯父一年参加新四军的大姑说,因通讯不便,不知道啊。于是,大家等等啊,等等啊,以为他迟早会回家的。可是,始终等不到

大伯的消息,爷爷奶奶的身份成了“失踪军人家属”。

一直到1958年的某一天,从政府部门传来了一个不祥的消息:伯父早就牺牲了!国家颁发的烈士证上注明:华东野战军俘虏管理处干部,在鲁西南濮阳地区执行革命任务中牺牲。爷爷奶奶的身份于是由“失踪军人家属”变成了“革命烈士家属”。

虽然爷爷奶奶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都懂,伯父成了烈士,这意味着他为国捐躯了,永远不能回家了!那时候,伯父没有一张像样的照片在家里,是爷爷奶奶根据他的长相请照相馆里的画师画了一幅像。如今,那张画像还挂在烈士馆里。

当时爷爷奶奶和我的爸爸、三个姑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那时他们多么希望伯父的身份还是“失踪军人”,因为那表明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可是直至爷爷奶奶离世,他们也不知道伯父是怎么失踪的,怎么牺牲的。

战友之信传“孤照”

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里,大姑和大姑父曾利用军中人脉多方打听有关伯父的信息,但始终一无所获。直到1991年,曾是大姑父和大伯共同战友的老干部滕冲寄给他家一封信,信中捎来了一张无比珍贵的照片——那是大伯留存于世的唯一一张照片。

滕冲在信中写道:1946年由江苏北撤山东途中,偶然遇到沈利同志,他给我一张照片。1947年在山东孟良崮战役期间,就在孟良崮山脚下又一次遇到沈利同志,他说在俘虏管理处工作。当时国民党士兵俘虏后编入我们部队,连以上军官才到俘管处。孟良崮战役结束,大概一个月左右,听说俘管处发生了一次暴动,管理人员肯定会有伤亡。如今事已过40多年,如果沈利至今仍无音讯,可能在那次暴乱中牺牲。最近我整理相册发现这张照片,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你们保存,比我保存更为珍惜。

梳理有关伯父的各种信息,大

姑听说的“生病住院”,滕冲猜测的“在战俘暴动中牺牲”,不知哪个是真,我们无从考证。

如今,伯父依然是我们全家的牵挂。记得小时候,奶奶多次对家人说:“我们是烈士家属……不要给伯平抹黑。”我们所有后人都牢记着奶奶的话,继承伯父的遗志,规规矩矩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努力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们也根据爷爷奶奶的嘱托,把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九生日作为大伯的祭日,每年的这一天和清明节都会祭奠大伯。我们全家最大的遗憾是,不知大伯在哪里安息。我们多想去他的坟上看一看,把他的尸骨接回家,但至今未能做到。

十几年前,随着交通、通讯等条件的改善,我启动了“寻亲”之旅,试图查找伯父的革命轨迹、还原伯父的英勇事迹,为他的这份精神遗产添加更详细的注解。特别是退休后,更将此作为人生中最后一件大事去做。其间,区委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局、区融媒体中心等部门领导乃至南京军区空军的海门籍领导都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2021年的清明节前夜,我含泪写下了长文《一封寄不出去的家信——悼大伯沈利烈士》,后发表在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的《南通铁军》杂志上,旨在引起更多党史、军史研究者的注意,或能为我带来一些新的线索和信息。

然而,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用过了,能查到的地方都查过了,一切的努力最终都未能如愿。一位军史专家帮助查到的结论只有这一段话:“沈利,1928年6月出生,江苏省南通海门人,1943年参加革命,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第三队俘虏管理处干部,1948年在鲁西南濮阳地区执行革命任务中失踪”。我明白,这就是最后的结论。我也理解,就如电影里的一些潜伏者那样,伯父执行的任务或属秘密,就只能永远让他尘封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传承他的精神,不负他的理想,不负烈士家属的称谓。

“寻亲”的结果虽然遗憾依旧,但“寻亲”的过程已然让我释怀。最后,唯有深情地呼唤:伯父沈利,魂兮归来!



发现海门

以一营之力阻击两团之敌

□李元冲

麒麟镇战斗,是海门全境即将解放前的最后一次大战,参战的敌军除守军外,还有敌正规部队四三八团、四三六团,海门实业警察大队、县保安团等共数千人。这是敌人最后的疯狂,因此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但作为麒麟镇战斗的一部分——铁板洋桥阻击战,打得尤为激烈,它创造了一个“营阻击两个团”的以少胜多的有名战例。听说参加铁板洋桥阻击的一位老战士至今还健在,为此笔者与社区几位老同志特地去采访了这位老战士、离休干部——顾成祖。顾成祖现家住海门光华小区129幢206室,今年94岁,是当年威震海启的东南警卫团的老战士,是那场阻击战的亲自参与者。顾老出生于原三阳镇烈士村(今悦来镇阳东村)。14岁就参加儿童团,15岁参加民兵,17岁正式参军,被编入东南警卫团一营一连,为机枪手。顾老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斗上百次,但最使他难忘的是发生在1948年的那场铁板洋桥阻击战。谈起这次阻击战,顾老至今还激动不已,他说这次战斗我们以少胜多,阻击了近两个团的敌人,保证了麒麟镇战役的胜利,打得解气、解恨。

1948年3月,华东九分区继续解放通东重镇余东镇后,准备挥师南下。此时通东及海启地区的敌人害怕被我军各个击破,因而纷纷向四甲、其林等据点集合兵力。为消灭这些大据点的敌人,1948年8月,华东九分区决定首先拿下海启公路上的重要通道麒麟镇,以切断敌人的东西往来。麒麟镇据点工事坚固,四周还有高墙和护河,且离三厂、常乐等敌据点较近,敌人容易增援。分区经过多次侦察综合分析敌情,决定分区八团为主攻部队,攻打麒麟镇,分区九团、东南警卫团、如东警卫团等设伏在海界河沿线及二匡镇等处阻击从三厂、四甲和南通方向来增援的敌人。东南警卫团的任务是设伏于麒麟镇西北的海界河沿岸,防止四甲和南通方向的敌人前来增援。海界河沿岸设伏的重点是铁板洋桥(今属四甲镇惠才村境内),东南警卫团在那里放了战斗力最强的一营,作为守桥部队,阻击敌人过桥增援麒麟镇敌人。顾老说,9月16日晚我方接到命令后当即赶到铁板洋桥,先把铁板洋桥的铁桥板拆了,在铁板洋桥南侧不远处挖了工事,战士们有的埋伏在工事里,有的埋伏在附近的玉米田和高粱田里。我方机枪班的十几挺机枪也分散开来,分别设伏在工事里和田野隐蔽处,他和其他二位同志扛着一挺机枪设伏在一处群众的草房上。大家的眼睛都注视着铁板洋桥方向,专等敌人前来送死。第二天拂晓从四甲据点来增援麒麟镇的敌

人赶到了铁板洋桥,我方原以为来增援的部队不会超过一个营,但实际来增援的部队是敌人的四三八团,人数在1000多人,和我们300多人相比,足足超过了我军3倍多。四三八团是敌人的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警卫团的战士毫不畏惧。这时敌人的先头部队首先来到了铁板洋桥。敌人一看铁桥板已被拆除,敌人怕桥南有埋伏,于是向桥南连发了几十发炮弹以探虚实,埋伏在桥南的我军一动不动。敌人认为没事了,不多一会敌人扛来了不少木板,开始铺设桥面,我军仍一动不动。不多一会敌人把桥板铺好了,首批敌人踏上了桥面,营长仍未下达战斗命令,当敌人排着队刚过桥走到南桥堍时,只听营长一声号令“打”,我军机枪、步枪一起开火,走在桥上的几十个敌人全被打下桥落水而死。敌人发现了我们的阵地,立即以强大和密集的炮火向我军阵地开火,我军伤亡较大。敌人再一次组织冲桥行动,我军迅速在机枪的掩护下,几个战士拿着炸药包去炸毁桥板,桥板炸毁了,但我们的战士也牺牲了。敌人企图再一次铺设桥板,但又一次被我军击退……这样经过几回较量,敌人的铺桥阴谋始终未能得逞……正在这时敌人突然发起了更加强大的火力进攻,原来从南通方向来增援的四三六团二个营也赶到了。由于海界河东段已被我分区九团封死,敌人无法得手过河,于是向西转到了铁板洋桥与四三八团合力,企图杀开一条血路强行过桥……正当敌人把桥板再次铺上时,此时已下午四时,我军接到了撤出战斗的命令,只见敌人还未踏上桥板就马上退了回去,原来麒麟镇已经被我八团拿下,慌不择路的敌人赶紧向北逃窜,我们手中的机枪再一次发挥了威力,走在后面的敌人被我们打死了几个,敌人边打边退……营长对大家说,让他们多活几天吧,反正他们都已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顾老最后说,这次阻击战,我军击毙了敌人400多人,但是我军也伤亡了100多人,虽然完成了阻击任务,但代价是沉重的!铁板洋桥阻击战我营受到了苏中四分区首长的表彰,首长讲话中说:“如果没有东南警卫团一营在铁板洋桥的成功阻击,麒麟镇战斗就没有那么顺利!所以一营的同志们立了一大功……”顾老接着说:“铁板洋桥战斗,这是我经历的战斗中的,身边的战友们牺牲最多的一次,我们在清理战场时,许多战友我们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只能挖一个大坑,让他们静静地在那里安息!”顾老一边说一边擦着眼泪,他向着铁板洋桥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